

耽美的代價：一場圍捕海棠作者的執法風暴

落後的法條在實踐中出現什麼問題？耽美是道德敗壞還是愛慾探索？已經出現分層的耽美社群，生存空間會進一步縮窄嗎？



2024 10 11 29 Boys' Love Lillian
Suwanrumpha/AFP via Getty Images

「又一輪，又開始了。」五月中旬，何野琳在微博上刷到海棠作者被傳喚的自述貼文，她心裏涌出一股無助，「經歷了安徽，大家已經知道大概什麼情況，但為時已晚。」

今年上半年，甘肅蘭州的公安人員跨境執法，傳喚和拘留了大批海棠文學城的網文作者，作者分布於重慶、福建、江蘇等地。據目前披露的消息，本輪被傳喚作者涉及罪名皆為「製作、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」。五月中下旬，作者被傳喚和拘捕的消息在網上不斷傳播發酵。6月1日，「海棠作者」話題在微博的閱讀量破億。6月8日，海棠網以「提升更好的服務質量」為由，宣布關站一個月。

海棠文學城是台灣的網絡文學網站，以女性向的耽美和成人內容為主。隨着近年來中國官方對網文平台中的性描寫和耽美題材的審查收緊，海棠網成為許多大陸作者的創作飛地。

此次事件被普遍認為是去年安徽「遠洋捕撈」海棠作者案的延續。2024年6月，安徽績溪縣警方同樣以涉嫌製作和傳播淫穢物品為名，數月間在重慶、浙江、福建等地跨省抓捕逾50位作者。其中包括頭部耽美作者「遠上白雲間」（雲間），其涉案金額約184萬人民幣，被法院處以有期徒刑4年6個月及與涉案獲利同等數額的罰金。

大陸耽美作者涉「製作、販賣淫穢物品」罪責的門檻似乎在變低。

2018年，知名耽美作者天一被判入獄十年，案件涉及實體出版物，其同人小說《攻佔》在網絡上售出7000多冊。但在去年的安徽抓捕中，涉案作品並未出版。同時，被抓捕的作者多為頭部寫手，曾代理4位涉事作者的律師團隊在接受三聯生活週刊採訪時稱，其作者的涉案金額在20多萬到40多萬不等。相較之下，今年蘭州事件中的作者知名度小，獲利金額也更少。財新報導披露出的金額僅在幾百元到兩萬元不等。網傳涉案者還包含未提現獲利的作者。

海棠作者被遠洋捕撈事件從去年延燒至今，引發民間輿論和法律界強烈關注。法條陳舊、警方執法過程暴露出的問題以及量刑標準，成為新一批案件的焦點。事件還延伸出一系列討論，包括耽美小說是否屬於文學，耽美寫作的自由和邊界如何劃分？怎麼定義「淫穢物品」？女性情慾書寫是否可以有更多空間？

在大陸刑辯律師方靄雲看來，案件因涵蓋多個交叉議題而引爆輿論：蘭州事件體現了刑事案件中諸多的不公問題，受到法律圈關注；被傳喚的當事人多是女性作者，吸引了關注女性權益和耽美文化的群體；而遠洋捕撈和趨利執法的情況，則讓關心民營企業和經濟形勢的人關注。

「有一點法律常識、有一點良知的人，都能感受到這個案件中體現的不公正。」方靄雲表示。



2025 6 8 freewritersofhaitang IG

「突然間你不僅剝奪他的收益，還要剝奪他的生活」

海棠作者被警察找上的風聲再一次在社交平台上流傳開。

據三聯生活週刊報導，本次抓捕行動始於三月。網絡上另有記錄顯示，警方針對海棠作者的行動從一月就已經開始。

據悉，有作者在被傳喚期間，得知此次涉案作者或達200人。亦有律師對端傳媒表示，被傳喚和拘捕的作者人數至少有數十人。端傳媒無法獨立核實被傳喚和抓捕的人數。

何野琳開始關注海棠作者被捕的情況，可追溯至去年七月。何野琳在十多年前喜歡上耽美小說，書寫大量作品的雲間是她很熟悉的筆名。眼見雲間去年背上嚴重刑罰、需要繳付大量罰金和贓款，何野琳覺得離譜。

「我一直知道寫黃文在國內是灰色地帶，但沒想到真的會有人去抓他們、要判那麼重刑、要退那麼多錢。」何野琳說，「我知道他（雲間）是一個很勤奮的作者，十多年寫到頭部作者的位置。突然間你不僅剝奪他的收益，還要剝奪他的生活，還要懲罰他，還要說這個人因為寫的東西和性相關、就要羞辱他，這個讓我特別不能接受。」

「說實話也挺痛苦的，女性抒發自己的性慾望怎麼了，我們又沒有上街隨便性騷擾別人。」何野琳憤然。

何野琳發現，本次抓捕的作者的處境比以往更糟糕，她們普遍年紀更小，經濟狀況也更脆弱，「這一批很多還是學生、剛成年，自己沒有太多收入，原生家庭情況不是特別好。」

根據微博上的作者自述貼文，一位當事人稱自己剛考上研究生，寫文收入不過2000元左右，她提及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，收繳其手機並查看聊天紀錄。一位作者表示，自己用助學貸款讀了本科，因此事被取消研究生錄取名額，如留下案底會嚴重影響就業去向。另有一位作者稱自己一年寫文的收入為兩萬多元，收到傳喚後，賣了遊戲賬號和平板才湊齊去蘭州的用費，發文是希望公開借款以償還罰金。不少作者提到，曾把寫作視為逃離現實的出口。



2009 8 13

Stringer/Reuters/

「海棠這樣的網站，寫的尺度越大，被看到的可能性越大，可能他們就會往尺度更大的尺度寫。這樣可以獲得一些收益。」但何野琳強調，本質上作者們並沒有主觀意識要靠黃文寫作賺錢。這段時間，何野琳與一些作者聊天，她問作者們為什麼會寫耽美小說，作者們的回答是，「一直都在看網文，就想寫寫看，這是喜歡寫作、喜歡創作的開始。」

她詢問了一些律師朋友的意見後，大家認為海棠作者案件存在辯護空間，也都希望在法律上做一些努力。一些律師甚至表示願意提供免費的法律援助。

何野琳開始嘗試私信作者們，表達希望幫助她們尋求法律等資源。但她觀察到，作者們普遍處於一種恐懼噤聲的狀態，「很多人看到了，但都不會回覆，因為他們不敢。」何野琳續指，「作者覺得請律師會激怒警察，不是『認罪認罰』的態度，警察就不會從寬處理了，所以他們不敢正式委任律師。」

刑辯律師方靄雲也十分關注海棠作者案件。讓方靄雲印象深刻的是，一些作者由於經濟條件差，不得不貸款和借錢來交罰金或保證金。

「遠洋捕撈」是海棠作者案備受關注的焦點之一。方靄雲解釋，「遠洋捕撈」可以理解為經濟不太好的地區的公權力，跑到經濟稍為發達的地區，去辦理可以掙錢的公司的案件。案件中的退贓、罰金會交到辦案地區，可充入地方財政，「辦案就是為了搞錢，這是當下比較嚴峻的刑事司法不公平的問題。」方靄雲說。

方靄雲指出，過往大陸的「遠洋捕撈」案件中，較多涉案方也面對司法不公的情況，但由於許多涉案方是盈利公司，輿論聲援較少。而當執法機關對弱勢人群做出嚴重的刑事罪責時，更容易激發公眾同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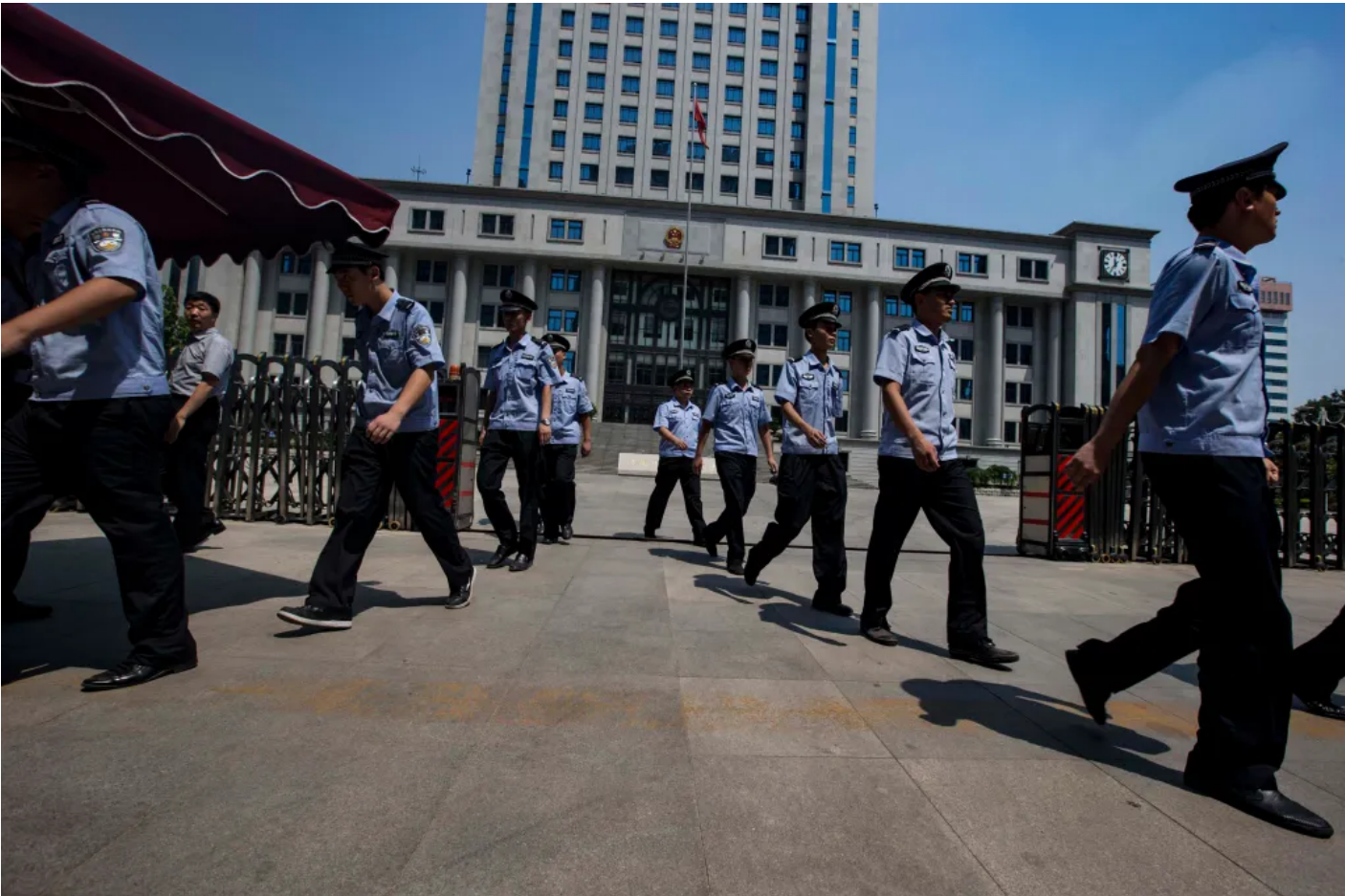
六月，愈來愈多法律界人士公開發帖，主動表達想為海棠作者提供法律援助的意願。以刑事辯護律師為主的法律界人士，形成一隻援助隊伍，嘗試依據法理為作者爭取辯護空間。除了律師外，還有不同領域的學者加入，社交平台上也出現一批為作者免費提供住宿、心理諮詢的民間人士。

據何野琳了解，有執法者知道有律師自發提供法律援助後，給作者打電話告誡「不要在網上亂講話」，並勸導作者主動認罪認罰。有律師免費提供代理，被作者拒絕；也有作者擔心警察發現自己在接觸律師，諮詢完後很快將律師的賬號拉黑，「但律師們也覺得沒關係，如果他們能得到有用的信息就好。」

「我之前一直覺得，網絡上聲音對海棠污名化很強烈，你會看到基本盤，寫小黃文要不要臉，被判刑罪有應得。」一開始面對混沌的微博輿論，何野琳並不樂觀，「只要能找到幾個律師，幫到幾個

作者，我就很滿足了。我沒有想到，會有這麼多力量願意投入進來。」

「法學界說，依據太舊了、需要更新。如果可以用個案推動法治肯定是最好的結果。」何野琳說。



2013 8 21

Ng Han Guan/Reuters/

一條亟待更新的法條，出現什麼爭議？法律界關注哪些執法釋法問題？

在這次抓捕中，涉及的罪名是刑法第363條「製作、複製、出版、販賣、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」，其中罪量和證明引起法律界人士關注。

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陳碧在《海棠案裏的證明問題》一文中指出，海棠作者案中，控方主要依據「實際被點擊數」和「牟利」這兩個罪量，前者也是控辯雙方一直以來的爭論焦點。但「實際被點擊數」存在計算方法上的法理疑點，目前缺乏透明、清晰的標準。

警方對作品點擊量的統計方式存有多種可能性，或是將一部作品當作整體，或是將每一章節拆分、再統計總和。後者意味着，若讀者反覆閱讀某一章節，產生的點擊數會被重複納入統計，進而出現流量統計虛增的情況，影響作者的罪量判定。

陳碧在上述文章中對統計點擊量提出擔憂。她寫道，即便是網絡淫穢小說，也是一本書籍，其內容具有連貫性，不宜將各個章節作為獨立個體，而應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其傳播量和判斷社會危害性。同時，在計算時還應進行去重，排除軟件造假、專人造假、源頭造假、黑客攻擊和取證點擊等虛增，並扣除警方在調查取證中的點擊次數。

與點擊量相關的法律釋義首次出現於2004年。根據《關於辦理利用互聯網、移動通訊終端、聲訊台製作、複製、出版、販賣、傳播淫穢電子信息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（一）》，設定的量刑基準為一萬次。2010年，司法解釋將內容涉及未成年人的點擊數從一萬次降至5000次。

與傳統的印刷製品不同，網絡作品的傳播量極易膨脹。上述標準放到今日已不具有現實參照意義。

陳碧在文章中也表達了對法條陳舊的疑慮。她指出，反覆引用司法解釋來自2004年《解釋（一）》和2010年《解釋（二）》，點擊量和獲利的入罪標準，都已經不符合刑法打擊謙抑性的標準（註：謙抑性原則指，只有當沒有其他更適合的法律手段，才使用刑法，以此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）。



| 2024 9 13

CFOTO / 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值得注意的是，由於海棠文學網和運營者屬於境外人員，讀者亦包括境外人士，在「實際點擊量」的計算上，境外的點擊數量是否需要排除？

陳碧在撰文中亦提出疑問，「第一，如果國內根本看不到海棠網站的話，這些寫作者是否會妨害我國的社會管理秩序？如果讀者是通過翻牆才看到，太太們（註：指作者）是否可以用『我的作品僅面向海外』為由抗辯？第二，同樣基於第363條保護的是我國的社會管理秩序，因此境外的點擊數（假如對於點擊人來說，閱讀是合法的）是否應當予以排除？」

事實上，不只是網文案件需要更新司法解釋，互聯網上相關的知識產權犯罪、網暴案件等，都和點擊量計算相關。

對於「牟利」，海棠網設有收費閱讀（VIP）作品，以及讀者打賞，再由作者本人進行提現。但根據財新報導，蘭州案件中已知的涉事作者獲利金額在幾百元至兩萬元不等，也存在獲得讀者打賞但從未提現的情況。有涉事作者向財新表示，其創作時間約為兩至三年，在案發前已經多月未再創作，至2025年還未提現。

法理之外，此次案件中出現的執法問題亦受到關注。

「蘭州案大部分還在偵查階段。偵查階段出現了很多問題，一開始到案的程序是否公正，異地執法的程序有沒有履行到位。」刑辯律師方靄雲表示，「到案之後，有沒有非法取證的情況，包括威脅、脅迫、哄騙，作者可能對於這方面沒有太多認知，可能會被騙哄着做出不利於自己的有罪供述。」

據悉，有作者在被傳喚後，被警方威脅會影響畢業。方靄雲指出，若嫌疑人因受到嚴重威脅、遭受難以忍受的痛苦，而做出違背自身意願的供述，依法被認定為非法證據的可以排除。

另有消息指，有作者被傳喚時，警方還未讀過其作品，在公安局登陸該作者的帳號，才得知具體內容；再被傳喚時，警方口頭轉述了鑑定結果。



2018 7 12

Aly Song/Reuters/

在涉及「淫穢物品」相關的案件中，另一核心議題是，如何鑑定「淫穢」、由誰來鑑定？

根據《刑法》第367條對「淫穢物品」的定義，「具體描繪性行為或者露骨宣揚色情的誨淫性的書刊、影片、錄像帶、錄音帶、圖片及其他淫穢物品」，並排除「有關人體生理、醫學知識的科學著作」和「包含色情內容的有藝術價值的文學、藝術作品」兩種情形。但其中解釋的「露骨宣揚」「色情」「淫穢性」等要素，仍具有主觀性和不確定性，極易受到社會觀念、地域差異、裁判者道德與主觀方面的制約。

另外，國家新聞出版署於1988年發布的《關於認定淫穢及色情出版物的暫行規定》至今仍然沿用，在刑事訴訟中可能會被鑑定機構援引。

大陸刑法法學學者莊逸清亦強調，「淫穢」作為定罪的核心概念，在法律上有模糊之處。自1990年代《刑法》確立該罪名以來，核心司法解釋（包括2004年《解釋一》、2010年《解釋二》、2017年未成年人保護補充解釋）在內容標準上並未有實質性更新。這種滯後導致司法實踐中對「淫穢」認定缺乏明確統一標準。

“「淫穢作品」並非可用一元論來簡單定義，更值得思考的是，人為什麼有這樣的需求，寫作的背後到底是要表達什麼？

同時，在實質的刑偵過程中，往往是由警方來認定某個內容是否符合淫穢色情。「具體哪部分是（淫穢色情），或者作為整個小說是、其中含量多少，都是這個罪名的案件辦理的很大的問題，包括由誰來認定。」方靄雲指出，例如屍檢、精神病鑑定，一般都由有司法資質的專業人士來執行，但涉及「淫穢物品」的相關案件中，常常由公安機關的治安部門作出鑑定意見，「相當於行政機關來代替法院的審判權，這也是很大的問題。實質上在一些案件中，也不需要所謂的鑑定意見，直接是由法官來認定的。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非常主觀的，沒有客觀標準的東西。」

清華教授、法學家勞東燕撰文指出，文字對比視頻、音頻、圖片等，在淫穢物品呈現出的危害性較低，亦需要考慮到網站是否對一般公眾公開，有無在設立帳號時限制年齡，以此判斷是否構成「傳播」、是否冒犯到不想看到相應內容的公眾，以及是否容易被未成年人看到並對其產生不良影響。

這進一步指向事件關鍵，社會應該如何理解「淫穢/色情」的內容和「危害性」、其存在的理由和意義？若以保護未成年人為由來遏止「淫穢/色情」的內容，是否有其他方法來實踐保護措施？

海棠案件發生後，莊逸清開始重新理解對於「淫穢作品」的衡量標尺。莊逸清認為「淫穢作品」並非可用一元論來簡單定義，更值得思考的是，人為什麼有這樣的需求，寫作的背後到底是要表達什麼？

「有一部分人有閱讀需求，有相應的慾望。社會是不是應該要給予這些人一個空間呢？不應該是粗暴地給這部分人群貼上『淫穢物品』的標籤，告訴他們，你別寫了，你要認錯。又或者，可以考慮實施作品的分級制度，這樣才是比較嚴謹和負責的態度。」莊逸清表示。



2021 5 3
STR/AFP via Getty Images

Boys' Love

商業化和審查夾擊，耽美內容創作形成階層分工、命運分化

「耽美」二字源於日語，字面意義為「沈溺於美」，如今在中國指的是男性間的愛情故事，創作者和讀者多為女性。90年代初，中國正式接入互聯網，出現各色論壇和門戶網站，同一時期耽美作品從日本傳入中國，在論壇上流傳。2002年至2003年，起點中文網、晉江文學城從論壇中誕生，後成為中國主流的網文平台。藉助網絡發展，中國本土化的耽美小說開始興起、傳播，形成社群。

官方審查很快席捲而來。文化研究學者Yiming研究中國的耽美文化及粉絲社群多年。她留意到文獻記載顯示，2007年前後，中國政府已經對耽美文學進行打壓。2007年8月，中國新聞總署和「掃黃打非」辦公室聯合發布通知，嚴查網絡淫穢色情小說，384家網站被刪文罰款或關閉，另有上百個耽美論壇和電子書庫被清理。

2014年，網文行業遭到重創。中國「掃黃打非」辦公室、網信辦等部門執行「掃黃打非·淨網2014」運動，數十家網文網站被查，下架涉黃涉政的小說。晉江更將「耽美」頻道改名為「純愛」，以「脖子以下不能描寫」作為審核標準。

Yiming認為，大致從2014年開始，中國耽美文學被重新塑形，「慾望在這個過程中不斷被剔除，一開始可能是性交戲不可以，到後來可能是擦邊的（描寫）也不可以。」耽美小說就此出現分流：主流的耽美文自我閹割、往「純愛」發展，而希望保留性描寫的作品轉入地下，或流向海棠、AO3、廢文等不被審查的海外網站。

耽美文「地上」和「地下」的分流格局，在2018年更加清晰。那一年，改編自晉江耽美小說的網絡劇（簡稱「耽改劇」）《鎮魂》在大陸爆紅，劇中將雙男主的戀愛改編為「兄弟情」，耽美在「淨化」後的商業潛力被資本發掘——而與之對照的是，就在同年，作者天一因售賣含有大量性描寫的耽美小說《攻佔》，以「製作和販賣淫穢物品牟利罪」被判十年有期徒刑。



2024 4 27

Boys' Love

Yuichi

Yamazaki/AFP via Getty Images

2015年成立的海棠網，成為了有情色描寫的「地下」耽美文的匯集平台之一。在Yiming看來，海棠網上的一些文章「很難說不是淫穢色情」，但這部分內容的產生正是和整個審查系統有因果關係：「之前把普通耽美網文中慾望的部分暴力地驅除出去了，這部分一定會流向其他地方。又因為平常管得太嚴了，就會有越壓抑、越釋放的衝動，海棠就變成承載這部分內容的平台。」

30多歲的黃妍從高中開始接觸日本的耽美漫畫，2019年第一次來到海棠網，「當時的感想就是：哇！這個簡中原耽的情慾世界，居然是這麼豐富和光怪陸離！」諸如雙性生子、克蘇魯題材（註：美國奇幻小說家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創造的克蘇魯神話中的神靈）的耽美文都能在海棠找到。相比於取向更單一、經常描繪職場戀愛的耽美日漫，黃妍認為海棠網更自由，情色屬性也非常明顯。

海棠網開放付費制度，一些作者會將每章涉及的性元素標註在目錄中，讀者也願意為想看的章節花錢。在容納有性描寫的網文平台中，相比於非營利性質的廢文網、AO3，Yiming認為海棠是地下脈絡中更為商業化的平台。

❧ 審查的壓力落在所有耽美作者身上，結果卻不均等。

Yiming認為，大陸耽美文學生產存在某種「階層分工」，在耽美生產生態的上層，是面向主流讀者或商業化的耽美作者，她們在審查之下寫沒有肉慾的「清水文」，其中不乏有較好文化資本和文學功底的人。《鎮魂》原著作者Priest便是主流作者的範例，其多部作品出版並被改為大熱網絡劇。在生態的上層，耽美文學中的情慾部分被擠壓出去，從而被下層作者承接、書寫——但恰恰是這群作者面臨着最嚴峻的審查風險。

不過，看似處於安全區域的「上層」耽美作者也曾被官方政策圍剿。2021年，耽改劇從資本熱潮中殞落，有媒體指出當年待播、已開機或籌備的耽改劇數量超過80部，下半年就被政策撲滅；《光明日報》發文稱「警惕耽改劇把大眾審美帶入歧途」，廣電總局更是要求抵制耽改。耽改劇至今難以在大陸復甦。

從天一案到兩次海棠抓捕可以看出，相較而言，寫有性描寫的耽美作者的處境更艱難，不僅作品無法在大陸出版，還得面對涉嫌「色情淫穢」的刑事指控和牢獄之災。

審查的壓力落在所有耽美作者身上，結果卻不均等。「我覺得這個社群其實內在是一體的，只不過因為商業化和審查，給了她們不同的命運。」Yiming說。



2012 2 14

Eugene Hoshiko/AP/

耽美像一種遊戲，解构或重塑對傳統社會規範的理解

蘭州抓捕事件傳開後，黃妍在豆瓣小組上刷到耽美讀者的兩極態度。一些讀者反對抓捕，或認為量刑標準不合理。但另一些讀者認為，作者寫「黃色」便是知法違法，活該被判罰。

「寫文的人和看文的人，原本可以是一個社群的，只不過大家現在逐漸不再這麼認同了。」Yiming 同樣觀察到，耽美讀者和作者的關係在分化。一方面是海棠事件將地下的耽美作品帶到主流公眾面前，自然會遭到只閱讀「清水文」或更維護傳統倫理規範的讀者批評。另一方面或許是耽美文商品化造成的關係異化。

回溯2018年的天一案，Yiming當時已經觀察到有讀者會站在消費者視角，主動和作者割席，「有讀者會認為我們作為消費者，我都付你錢了，你寫這個東西得到什麼命運，跟我有什麼關係。」這類讀者提出看文的需求，但不會承擔生產的責任。

不過她記得，在天一被判刑後，有讀者在微博公開表示「這刑期是我們所有人的」。Yiming對此印象深刻，「我也在想，為什麼在這次海棠案的時候，不太有人再說這樣的話。」

在分裂的輿論聲中，黃妍難以理解一些讀者對色情的批評，「看黃文當然要理直氣壯啊。」網絡上有人從「耽美是藝術創作」來為作者辯護，黃妍卻認為，「海棠上的文章是色情，但從我的角度來看，色情就是無罪的。」

一篇研究中國耽美社群的論文指出，耽美作品觸碰了中國社會的兩大禁忌：色情和同性戀。1988年中國新聞出版署在界定「淫穢出版物」時，將「同性戀和性行為」和「性變態行為」視為一類，列入「淫穢」範疇。另有研究認為，當今公眾和法律對同性戀觀念有很大變化，但審查上仍遵循「同性戀=異常=色情」的邏輯。此外，網絡文學因常被文化精英和大眾視為低質量的「快餐文化」，作家難以證明其作品有藝術價值，來解開反色情法律的約束。



2012 3 27

Wong Maye-E/AP/

在Yiming看來，性描寫對耽美而言是重要的。「性本身是人性，或者說是角色生活的一部分，它對文學作品來說非常重要，為什麼一定要從耽美中剔除出去呢？而且剔除的結果就是有更多純性釋放的文章（出現）。」

性描寫本身也是一種表達。Yiming解釋，耽美文的性描寫中，時常包含既定權力關係的反轉，一些耽美文中攻和受的強弱關係並不固定，「可能他們平時是一套，但在床上是另一套。我覺得耽美像一種遊戲，可以解構或重塑傳統社會規範的理解。」Yiming以最近被調侃為「情侶分手」的馬斯克和特朗普為例，這類男性化的人物也可以在耽美世界中被解構傳統性別氣質。

對性別規範的顛覆，本是耽美吸引讀者的重要原因。

十多年前，還是初中生的何野琳喜歡看《盜墓筆記》，書中吳邪和張起靈是彼時大熱的CP，她讀了很多這兩個男主角的同人文，進而接觸到耽美小說。比起文學名著，那時她更愛看耽美、玄幻，常常把幾百萬字的小說下載到mp3裏，握著發藍光的小屏幕讀小說。

何野琳從小性格「要強」。她認為耽美小說中的關係模式比言情小說更有趣、新鮮：「（言情小說中的）女孩總是要被欺負，然後被男的愛上、拯救。你在耽美中看到的是兩個差不多的人，反而是比較平等的關係。」

菠蘿也是從高中開始閱讀耽美，後來成為耽美作者。她寫了十年左右的網文，期間輾轉於lofter、青花魚論壇、廢文和海棠等更「小眾」的網文平台。菠蘿同樣認為耽美中的性別氣質有別於傳統，男性不一定要陽剛或獨當一面，也可以柔弱、易受傷害，「耽美作品中的男性更迷人、多面。」

多位海內外研究者都認為，耽美文化中內含對單一性別解釋反叛的「酷兒精神」。Yiming指出，這種酷兒性主要體現在大陸的地下耽美作品中，包括對社會規範的反對，對情慾的解放，混沌的性幻想，對性別身份的包容，還包括對BDSM、亂倫等酷兒元素的書寫和探索。在此次涉案作者的作品中，Yiming同樣看到了「有意思的寫法」，例如雙性文中作者對兼具男女性器官的身體的想象。

但在海棠事件的輿論聲中，對社會禁忌題材的書寫，加劇了部分網友對作者「變態」「沒底線」的道德指責。這一點上研究者提供了另一種可供參考觀點。

一篇研究分析了大陸耽美文中父子題材的關係描寫。文章指出，父子衝突是現代中國文學中反覆出現的主題，但不同於二十世紀初的男作家常以「弑父」的象徵敘事來表達父子權力轉換，「當代耽美作家偏好將代際衝突情色化，讓單向控制變成雙向溝通」，內含女性通過愛慾來重塑家庭權力結構的嘗試。

不過，或許正是耽美反叛特質，令官方十分警惕。

2021年，官媒新華社旗下的《半月談》發文稱，耽美或會影響青少年的性身分認同，「對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帶來不良影響」，次月，新華社將「耽美」和「娘炮」並稱為需要抵制的不良文化。而在此次的蘭州事件中，有作者稱被傳喚時，警察直接將耽美粗暴定義為「淫穢色情」。

「他們把耽美理解為淫穢，覺得同性戀是淫穢、腐化、墮落、不潔、搞黃色」，何野琳說。

何野琳在上高中後接觸到更大尺度的「肉文」，她回憶那是一種自我性探索的過程，「我們沒有性別教育，我們關於性的知識都是在小黃文中學到的。」

在「寫作自由」和「保護未成年人」的議題平衡上，公衆也有呼籲網絡分級制的聲音。不過Yiming指出，分級意味着實名信息的線上登記，可能帶來未成年人隱私泄露的風險。相比之下家長應該先承擔起引導和陪伴孩子的責任。

為了從日益逼仄的寫作空間中撐開一道自由創作的縫隙，許多大陸耽美作者把情色章節單獨放在外網或網盤上，再給讀者提供鏈接，以避免文章被查封。但這種形式增加了閱讀門檻，也會影響作品完整性。作者菠蘿指出，耽美作品在曝光度和完整度上難以兩全。

打游擊戰——菠蘿如此形容自己和周邊作者的生存狀態。

「大家其實一直都在流浪……我和朋友之間有一種默認的共識，沒有一個平台可以長久地存在，（我們）永遠在搬家。所以也不會太驚訝，更多是悲哀和沮喪吧。」菠蘿說。

尾聲

去年，第一次聽到海棠作者被捕的消息時，菠蘿立刻刪除了自己在海棠網發表的作品，並註銷賬號。

「第一反應是非常非常難過……現在寫作風險很大，對未來的創作會有一些迷茫。」她觀察網站上許多作者都刪除了專欄。等到第二波抓捕消息傳出，她和作者朋友之間也會互相提醒刪文。

Yiming認為，這次抓捕事件會極大打擊耽美作者的熱情，寫作人數也會縮減。但她相信還是會有人繼續寫，因為書寫的需求和表達的慾望一直存在，只是傳播形式上可能變得更私密。

讓Yiming抱有希望的是，許多法律界人士參與到此次事件的討論和援助中，或能推進司法進步。

但許多公共討論正不斷被審查和刪除，導致討論無法被推進和傳承。去年海棠作者第一波抓捕時已經梳理過的某些問題，在今年不得不重新拾起。而近來海棠案相關的法律援助、法律普及資訊，在大陸社交平台發出後，也被反覆刪除。「我希望能夠讓這些溝通得到保留，除了留存在人們的記憶之外，也能讓這些討論被想要了解這個圈子的人隨時看到。」Yiming說。

希望推動法律改變，這也是律師方藹雲想幫助作者的原因之一。她自認是看不慣不公的人，「如果能改變（法律）的話，不應該受到刑事追責的人，就不必再擔憂。大家正常該看什麼看什麼，看了也不會承擔什麼刑事責任。」

想要伸出援手的另一原因，則來源於具體的人。方藹雲的朋友中也有海棠的讀者和作者，「我雖然沒有上過海棠，（但）我看過盜文，我也是一個間接的讀者，」方藹雲說，「那些作者可能就是我在平常生活中會接觸到的朋友那樣的人，應該是離我的心很近的人群。」

菠蘿沒有抹去海棠帳號的所有內容。去年，在刪除賬號前，她特地把讀者留言截圖保存，多數是關於情節的評論，諸如對人物性格的討論，或對作者留下的伏筆或彩蛋的發掘。但由於過於匆忙，她在很長時間裏都後悔沒有逐頁截圖。

菠蘿始終覺得，收穫讀者反饋是繼續創作的動力之一，這些留言的截圖也會成為未來對自己的鼓勵。

她打算繼續書寫下去，「這是我的愛好嘛。」

（為尊重受訪者意願，何野琳、方靄雲、莊逸清、黃妍、菠蘿為化名）